

姜远方◎著

真实描写了**官商民**各个阶层的原生态生存现状，
为官一生，无非权术谋略，沉浮成败，追根到底就是一种术。

官术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WANJUAN PUBLISHING COMPANY

官本

姜远方◎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VOLUMES PUBLISHING COMPANY

© 姜远方 2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术 / 姜远方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0.1

ISBN 978-7-5470-0500-2

I. 官… II. 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9072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80mm × 250mm

字数: 420 千字

印 张: 20

出版时间: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 旭

特约策划: 苏善生

装帧设计: 柏拉图

ISBN 978-7-5470-0500-2

定 价: 3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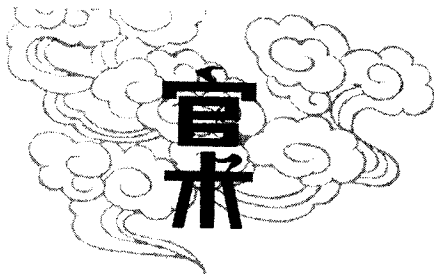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录 CONTENTS

1	第一章
	向强说：“我代表滨海市委，宣布如下人事安排：免去薛冰同志东山县县委书记职务，听候组织调查。任命叶卫红同志为东山县代理县委书记。”
	薛冰一下子呆在那里了，脑子嗡的一下，像炸了锅一样。向强下面说的什么，叶卫红又接着讲了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进去。
16	第二章
	心被吸吮得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这一刻的香芸仿佛从万丈悬崖失了足，她明知道自己在沉沦，可是身体漂浮在半空的那种眩晕感，让她不想从这梦境般的迷幻中醒来。
31	第三章
	薛冰的酒劲上来，他颇有豪气地说：“封疆大吏不敢说，但是百里侯尚不在眼里。”
	百里侯相当于现在的县长，薛冰这么说，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期望，起码不是一个县可以满足的。
47	第四章
	关凌站了起来，薛冰见她圆圆的脸，面容姣好，穿着一身漂亮的连衣裙，扎着一条马尾辫，笑脸展开，顿时让沉闷的办公室里有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64	第五章
	可感情这东西是没道理可言的，不是应该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的。应该忘记她，也想要忘记她，也以为忘记了她，可是今天叶卫红才发现，他只是把这段记忆小心翼翼地珍藏了起来，珍藏心底最隐秘的地方，如果不被人触及，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
79	第六章
	人嘛，所要的无非是一点面子，你给他一点尊重，他也会对你尊重的。我今天给梁山的就是尊重，不但解决了打井的问题，而且我还化解了长辈之间的恩怨，这是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96	第七章
	这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这样阴差阳错，薛冰和林琴儿心中都在为对方考虑，结果反而促成了两人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也是天意弄人。
106	第八章
	因为为官首先是要做事，当好官就要把事情做好，而做好一件事情是离不开“融通”二字的。因为这世上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是完全按照书里面所设定的那些规则设定的，所以也就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简单地按照规则去做就能做好。
119	第九章
	薛冰这个名字被说出来，就像炸雷一样在林琴儿耳边轰响，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崔军刚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她一点都没有往自己丈夫身上联想，现在崔军说这件丑事居然是自己丈夫做的，她立马傻眼了。
137	第十章
	有那么几次，秦刚看着身下曲意逢迎的张娜，充分感受着权力作用的美妙。权势能让这么年轻娇嫩的女人成为自己的玩物，他心中越发渴望获取更大的权力。

152 **第十一章**

没想到把顶头上司变成了对头，梁德这时才深刻地领会到县官不如现管的含义。虽然城关镇不能伤及冠东村的筋骨，可是屡被骚扰的滋味也不好受。

166 **第十二章**

易东方看完文章，从心里为薛冰叫了一声好，他这个得意弟子在沉寂了一年半之后，终于又浮出水面了，而且是漂亮地浮了出来。

183 **第十三章**

他为了升迁，选择了更有利于自己仕途发展的局长侄女。婚后虽然跟妻子相敬如宾，可是生活就像水一样变得淡而无味了。他时常会在午夜梦中想起那个被自己舍弃的恋人，想自己当初如果做另一番选择会是个什么样子，会不会比现在快乐一点？

200 **第十四章**

原本以为昨天这场考察已经结束，哪知道战斗的号角才刚刚吹响。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支持薛冰一方的势力并没有坐以待毙，在这关键的时刻展开了反击。

222 **第十五章**

你不知道水涨船高还有另一层含义吗？我这条船如果能高起来，你这水不是也涨起来了吗，我们是相辅相成的，何必为了改变不了的既成事实搞得那么敌对呢？

241 **第十六章**

潮水的起起落落，带着叶卫红和林琴儿心中的甜蜜和兴奋，仿佛要将这一切深深地印在对方的身体里。他们的每一寸肌肤都交汇在一起，被激情浸透了……

255 **第十七章**

可杨虹一点也不后悔，权力已经带给她足够的心理上的满足，至于生理上的，就需要现在像叶卫红即将扮演的角色来满足。

269 **第十八章**

国人的性格中是有孔子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一基本因子的，给城关镇的干部职工增加职务补贴本来是好事，可不能因为数额方面的不平衡而引起某些人不满，那样可能损及的是这种制度本身的实施。

283 **第十九章**

我们台长开会，一开始就讲国际形势是什么样子的，其后就是国内形势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才讲电视台内部是什么形势。等讲到主题，我都要睡过去了，乏味死了。

297 **第二十章**

薛冰的话里带着深深的怨毒，让梁德不由得重新打量了他一下，心说：原来这家伙也有狠的一面。

| 第 | 一 | 章 |

I

岁月的日记翻到一九八三年的一月，地处中国北方的东海省东山县还处于严冬时节，已经过了午夜，躺在床上的薛冰却辗转难眠。他眼前不时浮现出县委副书记叶卫红白天看着他的诡异笑容，心里忐忑不安。这个老对手一定是私下里得到了什么不利于他的消息，所以才会笑得那么邪恶。

不久前东山县在建的重点工程东山桥突然发生垮塌事故，造成现场施工的工人两死两重伤。虽然薛冰不是现场指挥，可他身为县委书记是这项重点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对事故有着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事故发生后，东山县委县政府组织了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了调查，随即将调查出来的事故原因向东山县所属的地级市滨海市领导作了汇报，薛冰也自请处分。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估计滨海市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案就要出来了吧？

今天叶卫红的笑容让薛冰有了不祥的预感，看来这一次对他的处分绝对不会轻了。

身旁的妻子林琴儿被薛冰翻来覆去给搅醒了，她伸出白净如玉的胳膊，搂在薛冰的脖子上，慵懒地说：“冰，怎么了？你怎么还没睡？”

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偷偷地照进来，光影洒在了林琴儿的身上，薛冰嗅到了一缕女人的幽香，他低头看见妻子娇艳的面庞和迷离的眼神，心弦被拨动，再没心思想什么处分，嘴唇沿着林琴儿的额头、眉毛、眼睛、鼻子，滑向了林琴儿香腻的嘴唇，将舌头伸进她的嘴里去寻找，找到了她的舌头，纠缠在一起，再也难以分开。

两人的手不停地撕扯，很快就身无片缕缠绕在一起。

结婚已经大半年了，薛冰感觉妻子的身体已经褪去了生涩，身体对身体已经熟悉，他们像两条扭动交缠在一起的水蛇，水乳交融。林琴儿的喘息越来越重，身子一下一下地往上贴过来。

在激烈的颤抖中，薛冰仿佛觉得林琴儿是那寒夜里暖人的篝火，而自己就是那奔向火焰的飞蛾。身体在激情中化成了灰烬，灵魂升华离开了躯壳。

窗台上一盆蜡梅感受到了室内的春意，干枯的枝头上花蕾忽然绽放，一朵接着一朵，嫩黄色的花儿，分外妖娆，冷香飘逸在房间里，让薛冰一下子惊呆了。



蜡梅诡异地在这寒夜中盛放，让薛冰心中不祥的感觉更加强烈。他爬起来披着衣服，走到桌子旁，抓起桌上的电话就要往外拨——他想打电话给滨海市市委书记易东方。如果真的对自己有什么处分意见出台，易东方这时肯定已经知道了。

林琴儿看着丈夫忽然离开了她，爬起来就去打电话，便开了床头灯，惊讶地问道：“冰，发生了什么事？这么晚了你还打电话给谁？”

林琴儿的话叫醒了薛冰，他这才意识到已经是半夜了，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易东方显然是不礼貌的。他放下了电话，为了掩饰失态，编了个借口说：“我忽然想起白天一件事没处理好，想打电话给李鸣县长说说。”

林琴儿疼惜地埋怨说：“每天就知道工作，也不知道爱惜自己，快回来，这个时候李县长还不是在睡梦中，你哪里找得到他。”

薛冰从桌子上拿起了烟灰缸，放到了床头柜上，点着了一支香烟，回到了床上。林琴儿赶紧用被子把他包紧，埋怨道：“现在这么冷，千万别感冒了。”

背靠着床头，薛冰一口一口地吸着香烟。他开始冷静下来，不由得暗暗埋怨自己，该来的祸事总要来，不会因为你害怕就不来。自己总还是一个县委书记，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哪。

薛冰吸完了一支烟，心态已经完全放松了。他拍拍一直担心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说：“我没事了，睡吧。”便关了床头灯，怀抱着妻子暖玉般的身体，沉沉地睡去了。

这一夜倒是好睡，早上薛冰精神饱满地来到了办公室。

秘书李飞看到薛冰来了，笑着迎过来，问候说：“薛书记早。”

薛冰笑笑，回答说：“小李早。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日程安排吗？”

李飞笑着说：“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粮食局的吴局长昨天来请示过，今天一个粮食会议请你参加，薛书记您当时答应了。”

薛冰点点头，说：“对对，那个会议几点开？”

李飞说：“九点半。”

薛冰说：“那小李你记得到了九点钟提醒我一下。”

李飞说：“好的。”说完掩上门退了出去。

一切似乎都还在正常地运转，薛冰舒适地坐到了椅子上，喝了一口李飞泡好的绿茶，心里开始觉得昨天是过于紧张了，紧张到他都觉得自己有些好笑。

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有点大，让他有点精神紧张？还是娶了漂亮的妻子林琴儿，令自己如愿以偿，幸福来得出人意料地顺利，反而有些患得患失了？

林琴儿是东山县一中的语文老师，一中的校花，是前年从省师范学院毕业分配来的。她一米六五的个头，身材玲珑有致，瓜子脸，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一笑，脸上俩酒窝，怎么看怎么漂亮。

林琴儿刚分到县一中的时候，马上就引起了县里很多单身男子的注意。林琴儿的才貌双全也吸引了薛冰和叶卫红这两个一心打拼在事业上的男人，他俩开始找机会想一亲芳泽。

薛冰和叶卫红是东山县的两个钻石王老五，都是三十多岁风华正茂的年纪，都是东山县的县委副书记，这两个强有力的竞争者的加入，一下子就逼退了林琴儿的其他的追求者。

薛冰的父母是一中的老师，他家就住在一中里面。近水楼台先得月，薛冰的父亲托一中的校长帮薛冰做媒，让薛冰得以占据先手，最终击败了叶卫红，抱得美人归。

想起了妻子，薛冰嘴角泛起了甜蜜的微笑，这是过去的一年中他最称心如意的两件事情之一，另一件事情就是成功地当上了县委书记。正所谓成家立业，自己在一年之内完成了人生两大重要的事情，一想起来薛冰心里别提有多惬意了。

这时门被敲了几下，他以为是李飞来告知自己开会的时间到了，就叫了一声：“进来。”

门打开了，进来的却是滨海市市委书记易东方和组织部长向强。

易东方五十岁左右，中等个子，饱经风霜的脸上棱角分明。他原来是东山一中的老师，跟薛冰父母是同事，住在一中的时候跟薛冰家是邻居，两家的私交很好。易东方在一中的时候教过薛冰，两人有师生之谊，所以私底下薛冰一直称他为易老师。

向强四十多岁，中等个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遮掩着眼睛，很难让人看得分明，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薛冰老觉得他很像旧时的官僚。

见到进门的竟然是这两个人，薛冰愣了一下，赶紧站了起来，笑着说：“易书记和向部长怎么来了？这些办公室的人，也不通知我一声。”

易东方脸上却一点笑容没有，板着脸，严肃地说：“薛冰同志，请通知县委所有在家的常委召开紧急会议，有重要事项要宣布。”

薛冰的笑脸僵在了那了，心中隐约感到了不妙，看来关于桥梁垮塌事故的处理意见真的出来了，昨天不祥的预感竟然应验了。

薛冰不敢迟误，安排秘书打电话通知每一个在家的县委常委，到小会议室开会。

秘书过了一会儿来告知常委们都到齐了，薛冰陪着易东方和向强走进了县委的小会议室。

易东方在会议桌的中间落座，什么客套话也没讲，直接说：“下面传达中共滨海市委对东山县桥梁垮塌事故的第一步处理意见。鉴于东山县县委对桥梁垮塌事故推诿责任，故意瞒报事故发生的真实原因，滨海市市委、市政府决定派出事故调查组，调查事故发生的真相。由向强同志担任事故调查小组的组长，在事故调查期间，希望大家积极配合调查小组的工作。”

宣布完，易东方问了一句：“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常委们回答：“清楚了。”

易东方说：“下面由向强同志宣布关于东山县委的最新人事安排。”

向强说：“我代表滨海市市委，宣布如下人事安排：免去薛冰同志东山县县委书记职务，听候组织调查。任命叶卫红同志为东山县代理县委书记。”

薛冰一下子呆在那里了，脑子嗡的一下，像炸了锅一样。向强下面说的什么，叶卫红又接着讲了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进去。



“薛冰同志，你不要有抵触情绪，我们只是想搞清楚问题，希望你能配合。”向强微笑着说。

薛冰对向强这句话特别反感，这种政工干部的作风，自己是很了解的。劝解诱导被调查的对象承认错误，是他们一向的做法，可他明明是没有错误的，他没错误交代什么？

薛冰站了起来，想往外走，嘴里说：“我要见东方书记，我的情况要跟他谈，我并没有隐瞒事故的真相。”

向强脸上还是保持着固定的微笑，伸手拦住了薛冰，说：“薛冰同志，组织上知道你跟易东方有师生之谊，所以这次东方同志为了避嫌，主动要求不参与事故的调查工作。我劝你还是好好想一想，你要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认真检讨一下前段时间工作中的失误。”

薛冰心里一凉，明白了为什么易东方这次连招呼也不打，直接就免除了他的职务，看来易东方也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压力。

薛冰心里对易东方抱有的一丝希望顿时幻灭，颓然地坐了回去。

向强看着薛冰的神情，等待着他消化自己所说的话，看到他沮丧地坐了回去，他知道薛冰已经不再期望易东方能够出面帮他解决目前的困境，就说道：“易东方同志让我转告你，要认真面对自己的问题，要相信党会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同志，其中也包括犯了错误的同志。”

薛冰勉强笑着说：“我有什么错误？我真的没有隐瞒事故的真相。”

向强还是微笑着，说：“薛冰同志，组织上不会什么情况都不掌握，就盲目地调查一个同志，你不要心存幻想了，还是老老实实在地交代自己的问题吧。一个好的表现态度也是组织上考虑如何处理犯了错误的同志的一个方面。”

薛冰叹了一口气，易东方说要他认真地面对自己的问题，组织上会公平公正地对待自己，是不是意有所指？回想起整个东山桥的建设过程，他并没有故意隐瞒什么呀？难道真的是有些方面做错了？他心里已经没有了自信，就从桥梁施工方案的编制、审批以及组建桥梁建设领导小组他担任组长的过程开始，一一向向强作了汇报。

向强听着薛冰的陈述，一边看着记录员记录，看看询问完了，说：“好，薛冰同志，组织上会对你今天的陈述进行调查核实，你回去等候组织安排吧。”

薛冰拖着两条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的腿离开了小会议室，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家中，一头便倒在了床上，蒙头就睡。

他从小到大一路顺利，从来也没受过什么挫折，骤然受此打击，一下子就完全被打蒙了。

2

同一时间，在县委副书记办公室里，喝着茶的叶卫红嘴角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丝得

意，薛冰受了处分，压抑了好久的怨气总算吐了出来，这让他感到十分地畅快。

叶卫红跟薛冰本来关系相处得还可以，他们之间的嫌隙的产生最初是因为薛冰的妻子林琴儿。叶卫红原来分管文教，林琴儿分来时，他是最先见到的。那时候能够有一个大学生分配到县里已经是不容易，（林琴儿是因为父母在东山县，为了方便照顾父母自己要求分配到东山县的）加上林琴儿出众的美丽，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住了叶卫红。心动之余，叶卫红便屡屡寻找机会去县一中亲近林琴儿。不过他没有直接挑明要跟林琴儿谈恋爱，他想等彼此熟悉一段时间后，再向林琴儿提出建立关系。

叶卫红想的是自由恋爱那一套，想小火慢煮，让他跟林琴儿的感情自然升华。可他没想到的是受到林琴儿吸引的人不止他一个。林琴儿一分到学校，薛冰的父母就看好了她，想让林琴儿给他们做儿媳妇。他们充分利用了同事的关系，让一中的校长给薛冰和林琴儿做媒。在校长的媒介下，林琴儿和薛冰一见钟情，很快就定情了。

叶卫红的高山流水浪漫慢节奏遇到了薛冰的急就章，自然是大败而输，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林琴儿投入了别人的怀抱。在薛冰和林琴儿结婚的酒宴上，眼看着自己心仪的女子跟薛冰卿卿我我，叶卫红悔恨交加，不由得喝得酩酊大醉，自此把薛冰恨得入骨。

其后，薛冰借助易东方对他的赏识，成功击败叶卫红成为了东海县委书记。原本两人都是东山县的副书记，虽然排名有先后，但基本算是平起平坐，可自从薛冰升任了东山县县委书记以后，两人的地位就有了差异，叶卫红从内心里感受到薛冰在工作上处处压制自己，不得不陪着小心委曲求全。

这两次失败深深地刺激了叶卫红，他把薛冰视为自己仕途上的绊脚石，必欲除之而后快。终于，东山桥的垮塌事故让叶卫红找到了机会。他参入工程施工的一个老部下向他报告了桥梁垮塌事故的真实原因，他这才知道之所以会发生事故是因为负责现场指挥的王副县长为了赶工程进度，不顾事先已经出现桥梁垮塌的征兆，违章继续施工所造成的。叶卫红心中对薛冰处事的幼稚有些不屑，薛冰怎么就那么轻易地相信了王副县长，相信了他为了推诿责任而编造出来的桥梁垮塌是因为施工方案编制欠缺的理由。

于是叶卫红准备了材料，在第一时间汇报给了他在省里任职省委副书记的叔叔叶向。省里对此十分震怒，要求滨海市必须查清此事。同时，叶向向省里面指出易东方跟薛冰有师生关系，让省里面注意易东方有可能包庇薛冰，迫使易东方为了表示清白，不敢干涉事故调查的工作组的工作，也让易东方不能在叶卫红代理县委书记的任命的提出异议。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薛冰肯定是要负上相当大的责任的，这应该可以宣告薛冰政治生命的结束了。想到这里，叶卫红不由得在心里暗暗叫道：薛冰啊，薛冰，你别怪我，谁叫你老是跟我抢夺同样的东西哪。不扳倒你，我叶卫红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有人在敲门，叶卫红敛去嘴角的得意，板下脸来，叫了一声：“进来。”

薛冰的秘书李飞进来了，媚笑着问叶卫红：“叶书记，我来请示一下，您是不是搬到原来薛冰书记的办公室办公？”

叶卫红想想，他现在是代理县委书记，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县委书记，现在搬过去似乎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再说他现在在哪儿，哪儿就是县委书记的办公室，倒没必要浅薄



地马上就搬到薛冰的办公室，就说：“先不要了，我还在这屋办公。”

李飞又问道：“那我的工作如何安排？”

叶卫红看着眼前这个家伙，心说：真是此一时，彼一时，薛冰没出事的时候，他见了我老是爱理不理的，现在这一脸的甜笑，别提多谄媚了。

心情不错，叶卫红不想难为李飞，目前应该还是以稳定为主，就说：“这样吧，反正我原来也没配秘书，你就过来做我的秘书吧。”

李飞笑得更加灿烂，马上说：“谢谢叶书记，我一定会好好为您服务。”

3

在家里躺了几天，薛冰觉得骨头缝里都透着疲惫，平日里每天忙得脚不着地也没觉得什么，想不到闲下来却是这么累。

有人敲门，薛冰打开门。门口站着一个四十多岁方脸盘的中年汉子，是东山县果树站的站长张涛。薛冰强笑着，往屋里让着他，“进来坐。”

张涛笑着说：“不进去了，家里多闷哪，跟我出去转转，透透气。”

薛冰没动地方，木然地说：“我不想出去。”

张涛笑了，说：“为什么呀？难道说你被免了县委书记就不见人了？”

薛冰没有心情听张涛说笑，也不关门，转头进了屋，颓然地坐到了沙发上。

张涛跟了进来，伸手一把拉起了薛冰，说道：“起来，你还算个男人吗？怎么了，这点风浪就被打倒了？”

薛冰挣扎着坐了回去，苦笑着说：“你别闹，我就是觉得浑身没劲，不想动。”

张涛不肯罢休，说：“你在家躺了多少天了？走，跟我出去，难道你就不想看看你的苹果矮化推行得怎么样了？”

提起苹果的矮化密植，薛冰眼睛亮了。矮化密植是张涛提出来的一种新的果树种植方式，能够使得苹果树早结果、早丰产、高效益。

东山县的山地很多，适合苹果种植，推广这种矮化密植的优点很多：一是树体矮小、管理方便；二是早结、丰产、早收益；三是单位面积产量高，土地资源、自然资源利用率高；四是果实成熟早、产量恢复快，基本上一年种树，二年开花结果，三年达到盛果期的好效果。所以两年多以前，张涛这一理论一提出来，当时还是副书记的薛冰马上就在县常委会上提出了推广的建议，获得了常委会的一致同意，随即在全县进行了硬性的推广。

到今年的九、十月份，这一措施就已经实施了三年，应该是老百姓收获苹果的季节了。

不管怎样，这也是我任期内为老百姓做的一件好事，薛冰想到了这一点便有了精神。他站了起来，对张涛说：“走，我们去看看。”

张涛开着果树站的破吉普，一路颠簸着来到了附近的果园。这里是张涛管理的示范果园，薛冰和张涛下了车，走进了果园。

现在是寒冬，果树枝头枯枯的，上面没有一片叶子，矮化密植的苹果树只有一人高，像一队士兵一样整齐地排列着。

张涛伸手摸索着树枝、树干，欣慰地说：“今年东山县的老百姓就能每亩收获几千斤的苹果了。”

薛冰看着张涛，颇有感慨地说：“东山县的老百姓应该感谢你呀，张站长。”

张涛笑了，说：“你不愧是当官的材料，到这个时候还能说出官话来。”

薛冰认真地说：“我说的不是官话，我是真心替老百姓感谢你，你想这一年老百姓能增加多少收入，他们能不感谢你吗？”

张涛说：“我的方法再好，没有你来推广，老百姓还是认，他们怎么也不会感谢到我的身上来的。”

张涛是中国农业大学的高材生，对于果树很有研究，是薛冰提拔他做了东山县的果树站站长。三中全会以后，各地都在发展经济，薛冰接受了张涛关于东山县适宜果树发展的建议，在东山县大力推广果树改良，把原来口味差的小国光，全部改成了日本的红富士，并推广了矮化密植。

收获的季节到了，可薛冰并不能作为县委书记来摘取丰收的果实，心中难免遗憾。他说：“这一切虽好，可是与我没有关系了。”

张涛笑了，说：“你是不是对你被免去县委书记这个职务还在耿耿于怀哪？”

薛冰脸色黯淡了下来，他目光看向远方，说：“说实话，我真的是很在意。”

张涛劝慰说：“谁的一生也不会一帆风顺的，你应该读一读庄子和老子，学习一下他们处世的态度。”

薛冰还是有所不甘地说：“说实在的，这次事故我应该负领导责任，可是也不能一下子就免去了我的职务呀。”

张涛说：“我觉得这很正常啊，只有免去你的职务，才能把事故的真相调查清楚。”

薛冰不满地说：“张哥你也以为我故意隐瞒？”

张涛笑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生气，我觉得这应该是程序上的安排吧。”

薛冰说：“也是，只是不知道调查要进行到什么时候。”

张涛说：“你也别太在意一时的得失，人生的起起伏伏再正常不过了，你要有一种淡然处之的心态，才会在这个社会上过得快乐。”

薛冰笑了，说：“张哥是在说我过于贪恋权位了。”

张涛并没有客气，责问薛冰说：“不是吗？你一个大男人，把自己锁在家里老不出门，你在躲什么？有什么好躲的？难道躲就可以把事情解决了吗？”

是啊，我在怕什么，就算是被撤职了，难道我就不活了，薛冰忽然觉得自己很好笑，就像一只躲避猎人的野鸡，把头躲进树丛里就以为猎人抓不到自己了，其实屁股还露在外面哪。

想到这里，薛冰自嘲地说：“张哥是不是觉得我很好笑？”

张涛瞪了薛冰一眼，说：“你何必在意别人是不是觉得你很好笑？人越不过去的只是自己这道坎，而不是别人对你的看法。”



张涛的话让薛冰感觉有如被醍醐灌顶，他本来就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此时心中的块垒一下子去掉了，豪气顿生，哈哈大笑说：“我薛冰堂堂七尺男儿，想不到倒把自己看轻了。”

张涛看看薛冰，见他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神采，知道他已经从自己的心结中解脱了出来，便笑着说：“你能看透这一点就好，免了县委书记又怎么样，你这么年轻，可以从头再来嘛。”

想透了的薛冰，话里面便有了自信，他笑着说道：“对，我可以从头再来，县委书记算什么，我的天地应该比东山县大得多。”

张涛笑着说：“好男儿当胸怀天下，你有多大的胸襟，就做多大的事业。”

薛冰多日的闷气没有了，感激地对张涛说：“谢谢你的开导，张哥，这下子我的心里敞亮多了。”

张涛拍了一下薛冰的肩膀，说：“其实关键还是你自己能看透这一步，这个别人只能开导你一下。这件事情你也不要谢我了，是林老师看你这些天颓废的样子，让我来开导你的。”

没想到竟然是琴儿不想自己这样沉沦找张涛来劝解自己的，薛冰心里有些愧疚，不好意思地说：“张哥，我一个男子汉，倒不如我老婆看得开，真是丢人。”

张涛说：“夫妻连心，我看得出，林老师对你现在这个样子很是心疼，你可不要辜负了她的一番情意。”

林琴儿这些天心里一直很烦闷，还办法找人诉说。造成她烦闷的缘由都是因为薛冰被免职——薛冰的被免职给她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本来林琴儿是一中的校花，在学校里已经是万千宠爱在一身了，与薛冰的结合，更加提升了她在学校里的地位。以前上至校长，下至学校里每一个员工，哪一个见了她不是笑容满面地打招呼。可是薛冰一被免职，好多人见了她老远就躲开，就像她得了麻风病一样。学校里的同事对她的疏离让林琴儿感觉十分别扭，是丈夫薛冰犯了错误被免职，与她有什么关系。

林琴儿生平第一次领会到了这社会上人是那么地世故，明白了以前那些笑脸原来不是给她看的，而是笑给县委书记看的。

这些林琴儿都还能承受得了，让她承受不了的是丈夫受了打击之后的憔悴样子。现在的薛冰每日就像掉了魂似的，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哪里还有当初当县委书记时的神采飞扬？

林琴儿也不知道该如何劝解薛冰，只能在旁边心痛地看着丈夫一天天地沉沦下去。

今天在上班的路上，林琴儿遇到了张涛，张涛把车停下来跟她打招呼。林琴儿知道张涛跟薛冰的私交甚好，就把薛冰现在的样子告诉了张涛，希望张涛能够帮忙劝解一下他。张涛说他正想要去找薛冰，并且说他保证有办法让薛冰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中午下课铃一响，林琴儿就离开了学校。她心中惦念着薛冰，也不知道张涛跟他谈了没有，谈的效果如何。她买好了菜就往家里赶，想要回家给丈夫做一顿好吃的。

一进门，林琴儿就闻到了一股好闻的饭菜香气，薛冰系着围裙正在厨房里忙活。林琴儿再次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味道，她知道丈夫已经从颓废中解脱出来了。

林琴儿进了厨房，笑着问：“冰，做什么好吃的哪？让我来做吧。”

薛冰回头亲了林琴儿脸颊一下，一脸笑容地说：“琴儿，你回来了，不用你动手，马上就好，一会儿让你尝尝我的好手艺。”

林琴儿忍不住从后面抱住了丈夫，脸贴在丈夫的后背上，欣慰地说：“冰，你这个样子真好，这才是我喜欢的你。”

薛冰拍了拍林琴儿的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琴儿，对不起，这些天让你为我担心了。”

林琴儿听了，鼻子一酸，差一点哭了出来，她把丈夫抱得更紧了，说道：“你知道就好。”

薛冰几下子炒完了菜，拖着林琴儿的手来到了餐厅，学着京剧的念白说：“来，娘子，尝尝小生做的菜。”

林琴儿被逗得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说道：“相公，只要是你做的，什么都好吃。”

薛冰盛了一碗米饭递给林琴儿，说：“快尝尝我做的西红柿炒鸡蛋，独家秘方。”

林琴儿吃了一口，不由得称赞说：“嗯，好吃。冰，你是怎么做的，西红柿做得这么脆嫩。”

薛冰说：“告诉你了是独家秘方，自然有独到的功力。”

林琴儿撒娇说：“我要你告诉我，到时候我也做给你吃。”

薛冰说：“说穿了就简单了，就是要事先用沸水把西红柿烫一下去皮切丁，炒的时候一定要旺火急炒才行。”

林琴儿说：“哦，原来就这么简单。”

薛冰说：“简单，你掌握了诀窍自然就简单了。当初我对一个老厨师做这个菜怎么那么脆嫩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给了他一盒大前门作交换，他才告诉我这个诀窍。”

林琴儿微笑着看着丈夫，称赞说：“想不到你对做菜还肯这么钻研。”

薛冰说：“其实我很喜欢做菜，只是当了县委书记，忙得没时间再做了。现在好了，无官一身轻，可以天天做菜给你吃了。”

林琴儿点点头，说：“好哇，我做的菜没你做的好吃，这下我可有口福了。”

薛冰忍不住伸手爱惜地抚摸了一下林琴儿的脸庞，说：“小馋猫。”

林琴儿把脸往丈夫的手里贴了贴，说：“冰，你当不了县委书记，可以开个饭店，现在不都提倡改革开放吗，我们可以顺应这个潮流，自己做生意嘛。”

这几天薛冰对下海做生意不是没想过，但这不是他优先考虑的选择。做生意也许可以赚一点钱，但论及男人要在这世上做的事业，他认为首选是从政。除了从政，这世上的其他职业的影响力都是很限的，只有从政才能主宰事情的发展趋势；只有从政才能影响别人的命运；也只有从政才能把自己为这社会服务的主张发挥到极致。

士农兵工商，自古以来士就是第一位的，而商只是敬陪末座的角色，出仕向来是中



国男人们的第一选择。

所以做生意也许是薛冰个人字典里的一个选择，但那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只有到了在仕途没有其他出路的时候，他才会选择做生意。

但自己目前这个状况，纵是有再多的豪情壮志，薛冰也没办法在妻子面前表达出来，他只能顺着妻子的话头说道：“是呀，等组织上出来了结论，实在不让我在政府里待了，我会考虑做的。”

林琴儿笑了笑说：“就是，哪个行业不吃饭，我想以你的能力做生意也一定能做到最好。”

话是这么说，林琴儿心中却难免有些失落，做了小老板，丈夫就没有了县委书记那么风光，她这个小老板娘，自然也就无法重拾人们对县委书记夫人的尊崇了。

薛冰并不知道妻子心中的想法，他感念妻子对自己的鼓励，握住了她放在桌子上的手，说道：“琴儿，我一定会努力的，相信我，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林琴儿微笑着看着丈夫，眼前这个男人又有了当县委书记时候的那种豪情了，男人嘛就要这样，要的就是一种敢于面对一切的气魄。

林琴儿心中不由得有些欣慰，也许不久丈夫就会重拾往日的风光了。

盘旋在心里多日的失望与怨艾一扫而空，薛冰的心态轻松了起来，开始走出家门，四处去转转。刚过了春节不久，县政府大院里面大概还在拜年，薛冰觉得自己的身份有些尴尬，不太方便进去，就到农田里看墒情。反正不能老是把自己困在家里，老是困在家里，一条蛟龙也会变成泥鳅的。

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搞了联产承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把麦田都维护得很好。薛冰借了农人的铁锹在麦田里挖了一下，蹲下去在小麦根系部位抓了一把土，握了握，把土握成团，抛起后土团散开花。薛冰看看自己手上留有湿印，根据经验，知道这里的土壤湿度正合适，这就是农民所称的“好墒”。他心说：不出意外，今年东山县应该又是个丰收年景。

东山是个农业县，没什么工业项目，小麦丰收起码保住了农民一年收成的一半。

薛冰欣慰地站了起来，看到周边的冬小麦开始返青了。时光流逝，原来春天已经来了。

4

县委办公室通知薛冰，易东方市委书记找他。薛冰估计可能是桥梁垮塌事故的处理意见出来了。

来到易东方的办公室，秘书送了茶进来就退了出去。易东方上下打量着坐在沙发上的薛冰，微笑着说：“不错，小冰，看你的精神状态，没受这次调查的打击。”

薛冰回答说：“我相信党，相信市委，相信我一定会受到公正的对待。”

易东方盯着薛冰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直截了当地问道：“你跟我说实话，有没有私

下里恨我这次出了事情不帮你?”

薛冰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脖子，笑着说：“开始有点埋怨，后来知道易老师你也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也就理解了。”

易东方点了点头，说：“算是你小子说了实话，你能理解就好。这次我如果站出来帮你，只能把事情搞得更复杂，反而会给某些人以口实，让人家借机攻击我。那样既帮不了你，也会让我的处境更尴尬，还不如我放手让调查组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等出来了调查结论，我再来处理也不迟。”

薛冰急于知道对自己的处理结果，便问道：“那现在结论出来了?”

易东方反问道：“你说呢?”

薛冰笑着说：“易老师你找我了，说明结论出来了。”

易东方说：“你自己认为会是个什么结论?”

薛冰想了想，心中没底，便含糊地说道：“这不好说，这段时间我认真想了事件的整个经过，我真的没隐瞒事故的真相。”

易东方上下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年轻人，似乎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心里还是很欣赏他的才华的。只是薛冰年少得志难免有些张狂，这可要敲打着些，不要让他张狂毁了自己，于是易东方把脸一沉，严厉地说：“你到现在还觉得自己很冤枉吗？你对自己的行为有过充分的反省吗？”

薛冰看易东方的脸变了颜色，觉得自己的问题似乎是很严重，不敢再拿出那副不当回事的样子，低下了头说道：“对不起，老师，我在事故中确实有些行为是错误的，请组织上对我严肃处理。”

易东方继续严厉地责问说：“你问问自己，你认真地履行了你领导小组组长的责任了吗？”

薛冰把头垂更低了，他心中清楚因为是挂名的领导小组组长，所以他并没有十分重视这项工作。

易东方看薛冰的样子，知道敲打得已经差不多了，语气缓和了下来，说道：“组织通过这次调查，认为你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不过你虽然犯了一定的错误，有失职行为，但导致事故的直接责任不在你，而在于现场指挥的王副县长。”

薛冰长出了一口气，心也就放下了一大半。易东方宣布的结论说明他的政治生命还有一线生机，只是结论中说他犯了一些错误，不知道组织上会如何处理他。

易东方接着说：“组织上考虑到一个年轻的干部成长得不容易，基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拟作如下处理，你行政降一级。同时组织上认为你不再适合担任原有的职务，你要有心理准备，组织上要对你降职安排工作。”（领导干部降职制度，是指任免机关对工作能力较弱或者其他原因，不适宜担任现职的领导干部，予以降低职务使用的一种干部管理制度。这与行政降级是不同的。）

薛冰听完，心里很是高兴，不管怎么样自己还是一名从政的官员，组织上对自己这样处理，真是很宽大。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薛冰表态说：“谢谢组织上的信任，我一定会在新的岗



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的。”

易东方说：“你知道端正自己的态度这很好。现在结论即将出来，组织上需要重新给你安排工作，今天我特别让你来，是要私下里征求你的意见，现在有两个职位，你会选择哪个。”

薛冰明白，这是易东方对自己的照顾，不由得很是佩服易东方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不能接触的就回避，现在结论出来了，在权限范围之内，他又开始对自己加以照顾了，这样于情于理都是说得过去的。

薛冰说：“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易东方摇了摇头，说：“我不想听你说这样的客套话，现在有一个县委的办公室副主任和一个乡镇的党委书记两个职位的空缺，我想问一问你选哪一个。不过事先声明，那个乡镇可是很艰苦的。”

薛冰想了想，说：“我去那个乡镇吧。”

易东方说：“你想清楚了，我再说一遍，那个乡镇可是很艰苦的。”

薛冰说：“我有信心改变它的面貌。”

易东方点点头，赞许地说：“你果然没令我失望。你不选安逸的办公室副主任，反而选了一个困难乡镇的党委书记，说明你还是想为人民干点事情的。”

薛冰私心里其实是觉得一个艰苦的乡镇更容易出成绩，而县委的办公室副主任，虽然平稳，却是没多少发挥的空间。

俗话说，宁为鸡头不为牛后，自己就是要做这个鸡头，早一点出成绩，以洗刷被贬职的耻辱。

易东方接着说：“这次你下去，要靠自己的努力给我干出一番成绩来。”

薛冰信心满满地说：“你放心，易老师，我会做到最好的。”

易东方说：“下去了，你自己要小心，越是艰苦的地方可能是非越多，你也不要指望我能给你提供任何帮助，有正当的要求跟当地县委提，不要有什么事情就来找我。你要是做出了成绩，组织上自然会看到的。”

薛冰说：“我知道。”

易东方说：“改变一个地方的面貌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的，你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有时间也多看看书，学习学习，充实自己。现在中央已经开始注意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你要做好准备，也许不久的将来，你们这些年轻人身上的担子会加重的。”

薛冰说：“好的，我会努力学习充实自己的。”

易东方站了起来，从身后的书柜里拿出了一本书，递给了薛冰，说道：“知识嘛要知道灵活运用，要弃除糟粕，攫取精华。这本书我送给你，你好好看看，琢磨一下里面的道理。”

薛冰接过来，是一本清人梁章钜的《归田琐记》，自己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本书，不明白易东方送自己这本书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也不好意思当面翻看，只是说：“谢谢易老师，我会认真看的。”

易东方看了看手表，说道：“好了，就这样吧，新的任命组织部门很快就会通知你